



Masquerade 假面舞会



蓝血系列

〔美〕梅利莎·德·拉·克鲁兹 / 著
徐懿如 / 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

Maskerade 假面舞会

—
蓝血系列

〔美〕梅利莎·德·拉·克鲁兹 / 著
徐懿如 / 译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假面舞会 / [美] 克鲁兹著; 徐懿如译. — 武汉: 湖北美术出版社, 2011.11

(蓝血系列)

ISBN 978-7-5394-4622-6

I. ①假… II. ①克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9391号

假面舞会

[美] 梅丽莎·德·拉·克鲁兹 / 著 徐懿如 / 译

责任编辑 / 吴海峰 王子蔚

装帧设计 / 余 娟

美术编辑 / 吕 雯

出版发行 / 湖北美术出版社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 19 印张

版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5394-4622-6

定价 / 25.00 元

Masquerade : A Blue Bloods Novel

Copyright © 2007 by Melissa de la Cruz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Disney · Hyperion Books as MASQUERADE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yperion Books for Children (Disney Publishing),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Love Reading Information Consultancy (Shenzhen) Co.,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Hyperion Books授予心喜阅信息咨询(深圳)有限公司, 由湖北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策划 / 心喜阅信息咨询(深圳)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 / 0755-82705599 销售热线 / 027-87396822

<http://www.lovereadingbooks.com>

Marguerite 假面舞会



蓝血系列

献给我的弟弟弗朗西斯·德·拉·克鲁兹，
他和我志趣相投，是我坚强的同盟。
也献给我的丈夫迈克·约翰斯顿，
要是没有他，银血就不会存在了。

我们变得惯于向别人伪装自己，最终也骗过了自己。

——弗朗索瓦·德·拉·罗什福科公爵^①

……我在变成其他东西……阴影投射下来。

——包豪斯^②《面具》

① François Duc de la Rochefoucauld, 1613—1680, 法国箴言作家。

② Bauhaus, 英国著名哥特摇滚乐队，成立于1978年。

—

鸽子从圣马可广场飞起来，成百上千只灰色的鸽子，矮胖胖的，安静地啄着粗心的游客漏下来的酥皮千层包和葡萄干面包屑。现在是正午，但太阳躲在云层后，阴郁的乌云笼罩着城市。码头边成串的贡多拉都空着，条纹衬衫的掌船人倚在橹上，等待着主顾们的到来。现在正处于低潮期，建筑外面较高水位留下的深色污迹都露了出来。

斯凯勒·范阿兰把胳膊肘支在快要散架的咖啡桌上，双手撑着脑袋，这样下巴颏儿就藏进了过大的毛衣翻领里。她是一个蓝血族吸血鬼，范阿兰家族中的末裔，范阿兰家族从前是纽约显赫的家族，他们的影响力和资助在今日曼哈顿的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曾几何时，范阿兰这个姓氏就是权力、特权和赞助的同义词。不过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多年来家族财富逐渐减少：比起疯狂购物，斯凯勒对于斤斤计较更为在行。她身上的衣服——

长至大腿的黑色翻领毛衣、无脚裤袜、军用防弹外套和一双破旧的机车靴——都是二手店里淘来的旧货。

要是换了其他姑娘，这一身破烂货会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凑在一起的东西，但穿在斯凯勒身上，就变成了王室范儿，衬得她精致的鹅蛋脸更加突出。再加上白皙如象牙色的皮肤、深邃的蓝眼睛和浓密的蓝黑色头发，简直可爱极了。要是微笑起来，她的美丽甚至还增添了一份仁慈。不过今天早上，她可没什么机会笑得出来。

“高兴点儿。”奥利弗·何泽德-伯理说着，端起浓缩咖啡的小杯子送到嘴边，“管他发生了什么还是没发生什么，至少我们还能歇会儿。这座城市不是很棒吗？拜托，你得承认，在威尼斯总比被困在化学实验室里要好多了吧。”

从孩提时开始，奥利弗就是斯凯勒最好的朋友。他身材瘦长，头发松软，年少英俊，一双淡褐色的眼睛闪着笑意和善意。他是斯凯勒的心腹和共患难的好友，而且就在不久之前，斯凯勒才获悉他成为了自己的人类引导者——从传统意义上来说，就是吸血鬼的左右手，处于一个高层奴役的地位。奥利弗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帮他们从纽约来到威尼斯。他说服了父亲让他们跟着来欧洲出差。

虽然奥利弗说了鼓励的话，但斯凯勒还是闷闷不乐。这已经是他们在威尼斯的最后一天了，仍然一无所获。明天他们就只能空手飞回纽约，那么这次旅程就彻底失败了。

她开始撕扯玻璃矿泉水瓶上的标签，小心翼翼地把标签撕成一条条细细的绿色纸条。她不想那么快就放弃。

差不多两个月以前，斯凯勒的外婆考迪莉娅·范阿兰被一个银血族吸血鬼袭击了。银血是他们蓝血的死敌。斯凯勒已经从考迪莉娅那里学到了这些知识：蓝血、银血虽然都是堕落天使，注定要在地球上度过他们永恒的生命，但银血和蓝血不一样，他们已然发誓忠于被流放的天界王子路西法，并拒绝遵守吸血鬼法典。吸血鬼法典是蓝血所制定的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，他们希望由此最终能回归天堂。

考迪莉娅一直是斯凯勒的法定监护人。斯凯勒从来就不认识她的父母：她父亲在她还没出生之前就去世了，母亲生下她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昏迷。在斯凯勒大半的童年时光里，考迪莉娅都冷漠而疏离，但她是斯凯勒在世上唯一的家人，所以不管怎么说，她还是爱她外婆的。

“她肯定他会在这里。”斯凯勒说，同时郁闷地朝聚集到桌子底下的鸽子扔面包渣。从他们到威尼斯开始，她就总是这么说。考迪莉娅被银血袭击之后已经非常虚弱，但就在她伤重不治（蓝血会不断转世为人类）之时，她坚持让斯凯勒找到失踪的外公劳伦斯·范阿兰，坚信他是打败银血的关键。斯凯勒的外婆拼着最后一口气指示她到威尼斯去，到城里崎岖的街道和蜿蜒的运河里去寻觅他的踪迹。

“但我们哪里都找过了。没人听说过劳伦斯·范阿兰或者约

翰·卡弗教授。”奥利弗叹了口气，说他们已经在大学里、西佩里安尼酒店的哈利酒吧，和每一家酒店、别墅、小旅馆之间打听了无数回。约翰·卡弗是劳伦斯在普利茅斯殖民地时期用过的一个名字。

“我知道。我开始觉得他根本就不存在了。”斯凯勒回答。

“或许她搞错了——太虚弱了所以记不清楚了，不知道该把你往哪里派了。”奥利弗敲着边鼓，“这样咱们这趟徒劳的旅程就可以终结了。”

斯凯勒琢磨着这种可能性。考迪莉娅没准是错了，没准蓝血的首领查尔斯·福斯才是对的。但失去外婆对斯凯勒的打击很大，她狂热地决定将这位老妇人的遗愿贯彻到底。

“我不能这么想，奥利。要是这么想，我就会放弃了。我必须找到他，必须找到我的外公。一想到查尔斯·福斯的话，我就难过得受不了。”

“他说了什么？”奥利弗问。他们出发之前，斯凯勒曾经提过她和查尔斯之间的对话，但细节却含糊不清。

“他说……”斯凯勒闭上眼睛，开始回忆那次充满紧张感的邂逅。

她去医院看望母亲。艾丽格拉·范阿兰的美丽与遥远一如往昔，她生下斯凯勒之后不久就陷入了一种强制性的昏迷状态，一直以来徘徊在生死之间。但斯凯勒对母亲床边出现的同族访客并不惊奇。

查尔斯·福斯跪在床边，但他看见斯凯勒之后马上就站了起来，还擦了擦眼睛。

斯凯勒对这个男人感到一阵怜悯。就在一个月以前，她还相信他是邪恶的化身，甚至指责他是个银血。她可真是错得离谱。

查尔斯·福斯是纯洁之心米迦勒，是天使长之一，自愿来帮助那些在路西法的叛乱之中被驱逐、被诅咒到地球上生存的蓝血。他是自愿成为吸血鬼的，并非因为罪孽。而斯凯勒的母亲艾丽格拉·范阿兰是唯一和米迦勒一样与众不同的吸血鬼。艾丽格拉是加百列，从未堕落的、高尚的加百列。米迦勒和加百列的历史悠久而难分难解。他们是吸血鬼双胞胎，互相之间有血之纽带绑定，在这一轮回里生就成为了兄妹。

这种纽带是蓝血之间一种不朽的誓言，但加百列自从将斯凯勒的红血族父亲，她的人类守护者变成自己的丈夫后，也就背弃了这个誓言。

“你知道为什么你母亲会昏迷？或者说为什么选择昏迷吗？”查尔斯问。

斯凯勒点点头：“她发誓自我父亲死后，再也不接受另外一个人类守护者。考迪莉娅说是因为她想自杀。”

“但她做不到。她是个吸血鬼，因此还活着。”查尔斯痛苦地说，“如果你认为这样也算是活着的话。”

“这是她的选择。”斯凯勒波澜不惊地说。她不喜欢查尔斯的话中所固有的评判意味。

“选择。”查尔斯骂道，“还真是个浪漫的念头，但什么用都不管。”他转向斯凯勒，“我听说你要去威尼斯。”

斯凯勒点点头：“我们明天就出发，去找我外公。”她坦然承认。据说加百列之女会引领我们找到救赎之路，外婆曾经告诉过她，只有你外公知道如何打败银血。他会帮你。

考迪莉娅解释过这个世界的历史，银血曾经掠食蓝血，吸掉他们的血液和记忆。最后一次确知的袭击发生在普利茅斯，那个时候吸血鬼跨过大洋来到了新世界。而四百年之后，在纽约市，当斯凯勒升入精英学校杜申高中二年级时，袭击又开始了。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位同族的学生——艾姬·卡龙德莱特。艾姬死后，死亡人数很快就上升。最让斯凯勒烦恼的是，所有被屠杀的都是蓝血青少年，他们全都处于最不稳定的阶段——15岁至21岁之间，还未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力量。

“劳伦斯·范阿兰是被众人抛弃的流亡之徒。”查尔斯·福斯说，“如果你去威尼斯，找到的只有困惑和悲伤。”这个有着钢铁一般眼神的头领公然说道。

“我不在乎。”斯凯勒嘟囔着，垂下了眼睛，她紧紧抓住毛衣的褶边，打成结，“你还是拒绝承认银血已经回来了。而我们的人中间已经有太多被杀了。”

最近的一次屠杀发生在她外婆的葬礼后不久。去年刚刚跨入社交界的萨默尔·艾默利，在她位于川普大厦的顶层公寓内被发现，血液都被吸干了。而银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并不杀

人——不——他们带来的是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。吸血鬼法典特别禁止他们采用“吻颈礼”，也就是神圣之吻，吸自己同类的血。“吻颈礼”是一种被管控的仪式，有着严格的规则。不可以虐待人类，也不可以全部吸干。

但路西法和他的追随者发现，如果他们放弃人类，而对其他吸血鬼施行神圣之吻，就会让自身变得更强大。红血只能支持生命力，而蓝血则威力强大，可以用知识支撑起不朽的堡垒。银血吸掉蓝血的血和记忆，把他们完全榨干，把蓝血变成奴隶直到他们疯掉。而银血却可以永远躲藏在一个肉体躯壳里。真是恶心。

查尔斯·福斯深深地皱起眉头：“银血已经被驱逐了，这不可能。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会有其他解释的。委员会正在调查——”

“委员会什么也没做！委员会还会继续无所作为！”斯凯勒争辩道。他知道查尔斯·福斯所执著于的那段历史——在古罗马时期，蓝血赢得了最终的胜利，那时候他亲自打败了路西法，也就是发疯的银血皇帝卡里古拉，还用黄金剑把他打入了地狱的火焰深处。

“随你便吧。”查尔斯叹了口气，“我不能阻止你去威尼斯，但我必须警告你，劳伦斯完全不是考迪莉娅希望他成为的那个样子。”

他抬起斯凯勒的下巴，而她却挑衅地瞪着他。“你要当心，艾丽格拉的女儿。”他用和善一些的口吻说。

一想到他的触摸，斯凯勒就一阵颤抖。过去的两周里一无所获只能证明查尔斯·福斯说的话恐怕并不是毫无根据。或许斯凯勒不该再质疑，应该回纽约去，做个乖女孩，做个好蓝血，不质疑委员会的动机和行动，只想着在瑞吉酒店的名流舞会上穿什么就好。

她冲着自己的尖牙吹着气，恳切地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好友。奥利弗是她忠实的支持者，一直都陪她经历所有的严峻考验和她外婆葬礼之后的那段混乱日子。

“我知道他在这儿，我能感觉到。”斯凯勒说，“真希望咱们不用那么快就走。”她把已经完全扯掉商标的瓶子放回到桌子上。

服务员过来结账，奥利弗赶在斯凯勒还没来得及反对之前，就从皮夹中快速抽出了信用卡。

在这座古城待的最后十一个小时里，他们决定搭一个小时贡多拉。奥利弗扶斯凯勒走到船里，两人同时靠在舒适的坐垫上，这样他们的前臂就挨在一起了。但斯凯勒稍微挪开了一点儿，对于他们俩身体上的靠近，感觉有点儿尴尬。这还是头一回。过去她和奥利弗待在一起时一直都感觉很舒服。他们是一起长大的——曾经在南塔克特^①外婆屋后的池塘里一起裸泳，也曾经在外出时蜷在一起睡在一个双倍宽的睡袋里。他们情同手足，但最

^① Nantucket，位于马赛诸塞州南部的一个岛。

近她却发现自己对于他多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害羞。就好像有一天她醒悟过来，发现最好的朋友原来是个男孩子——而且还长得非常出众。

船夫将船撑离码头，他们开始了缓慢的航程。奥利弗在照相，而斯凯勒则厌倦了欣赏风景。就在这么美丽的城市中，她也禁不住感觉到了一阵压力和无助。如果找不到外公，她该怎么办呢？除了奥利弗，她在这个世界上举目无亲，又毫无防备。在她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银血——如果确实有一个银血存在——两次都差点杀了她。她把一只手压在脖子上，仿佛要从过去的袭击中把自己保护起来。谁知道会不会什么时候再来一次？屠杀会像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停止吗？——还是如她所怀疑的那般，继续下去，直到他们所有人都被害为止？

虽然天气并不冷，斯凯勒还是哆嗦了一下。她看着运河对面，一个女人正走出一栋建筑。

这个女人看起来再熟悉不过了。

“不会的。”斯凯勒想。这不可能。她母亲还在昏迷当中，身在纽约的医院病房里。她不可能会出现意大利。可能吗？是不是有些艾丽格拉的事是斯凯勒所不知道的呢？

那个女人仿佛听到了斯凯勒的想法，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。

是母亲！她可以肯定。这个女人有着艾丽格拉一样的纤细金发和高贵的窄鼻，同样有棱角的颧骨，同样柔和的轮廓，还有同样明亮的绿色眼睛。

“奥利弗——这是——哦我的老天啊！”斯凯勒惊叫出声，拉扯好友的外套。她疯狂地指着运河对岸。

奥利弗转过身：“啊？”

“那个女人……我想她是我……我母亲！那里！”斯凯勒说，她指着的那个身影灵敏地跑开了，消失在正从公爵宫里出来的人群中。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”奥利弗扫视着斯凯勒所指的人行道，“那个女人？你是说真的吗？斯凯，你是不是昏了头了？你母亲在纽约的医院里，而且她还昏迷着。”奥利弗生气地说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……”斯凯勒说，“看，她又出现了——是她。我对上帝发誓，就是她。”

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奥利弗看见斯凯勒匆忙站起身，于是追问道，“你这是着了什么魔了？等等！斯凯，坐下！”他低声嘟囔着，“这纯粹是浪费时间。”

她转身瞪他：“你不用非跟我一起来，知道吗？”

奥利弗叹了口气：“好吧。但靠你自己能在威尼斯找到路吗？你连在布鲁克林都会迷路。”

她大声呼出一口气，眼睛继续盯着那个金发女人，恨不得离开这艘缓慢移动的小船。他说得对，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他陪着她在威尼斯转，对他这么依赖不禁让她气恼。于是她就这么告诉他。

“你就应该依靠我。”奥利弗耐心地解释，“我是你的人类引导者。我应该帮你在人类社会中引路。虽然我没想到是做你的导游，不过呢，嘿。”

“那就帮我。”斯凯勒厉声说，“我得去……”她整理了一下思绪，优雅地一跃就从贡多拉跳上了人行道——这一跃可没有人类可以做到，因为他们离最近的人行道足有100米。

“等等！斯凯勒！”奥利弗叫道，赶紧起身跟上。“走，跟上那个女孩！”他用意大利语说道，催促船夫撑船跟着斯凯勒，但他不太确定凭借人类的力量能不能赶上一位快速移动中的吸血鬼。

斯凯勒感觉自己的视线在调整，感官变得灵敏。她知道自己正在快速移动——已经快到感觉周围的人都像静止的。但那个女人至少也和她一样快，飞一般穿过城市中间狭窄蜿蜒的运河，避开高速游艇，飞向河的另一边。斯凯勒紧随着她，两人穿越城市的身影因为高速而变得模糊。斯凯勒发现自己对这种追逐竟然出乎意料地兴奋，仿佛她正在伸展自己所不知道的肌肉。

“母亲！”斯凯勒看见那个女人从一个阳台上优雅地跳进一个隐蔽的入口，终于绝望地叫出了声。

但那个女人没有转身，很快就消失在了附近一座宫殿的门里。

斯凯勒跳进同一个入口，喘了口气，然后跟着那个女人走进去，更加坚决地想要揭开这个神秘陌生人的真正身份。